



红 柳 之 歌

师 日 新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插页 1 印张 5.75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书号：10099·176 定价：0.44元

目 次

序 诗	银湖行.....	(1)
第一章	进山前夕.....	(4)
第二章	祁连风雪.....	(36)
第三章	洞暗心红.....	(61)
第四章	蛛丝马迹.....	(82)
第五章	东风浩荡.....	(100)
第六章	战地黄花.....	(109)
第七章	麟滩春雷.....	(121)
第八章	森严壁垒.....	(140)
第九章	智擒凶顽.....	(148)
第十章	源远流长.....	(162)
尾 声	向前方.....	(175)

序诗 银湖行

一个春意盎然的傍晚，
我策马又走进祁连群山，
仰望刺天的巍峨雪峰，
银白的身腰云绕雾缠。

主峰下是波涛般的山峦，
苍松翠柏，古木参天！
峭岩上雪水汇流的瀑布呵，
飞腾着一条条银色的白练。

喷香的草坪碧绿如毡，
丰美的牧草呵又嫩又鲜，
数不清的无名野花呵，
使我看得眼花缭乱……

缰绳把我拉到飞云岭上，
我情不自禁地俯首鸟瞰：
一座雪水汇成的“高峡平湖”哟，

荡漾在群山环抱的中间——

平静的湖水光润如镜，
映出满天彩色斑斓的云团，
晶莹的湖水清澈见底，
留住一群群南来的大雁。

鱼鹰好象射入水中的金箭，
叼出小鱼，飞到岸边；
燕子张开灵巧的双剪，
又给我敞开一条视线——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红石块砌的大字光芒灿烂；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在陡峭的湖壁上深深镶嵌。

出水口上的一棵红柳呵
伸出了古铜色的枝干，
它顿时使我想起了呵，——
修建水库的女知识青年。

平坦的库底，长长的隧道，

显示了她们的坚强和勇敢，
滚滚的雪水，银色的波澜，
冲走了荒原的酷热和干旱。

“湖水”灌溉了万顷良田，
使农场的空气变得湿润又新鲜，
干渠两旁的农场和公社呵，
生产出了山峦般的粮棉！

呵！谁都知道雪水的甘甜，
但并不都知道它来得何等艰难；
农垦战士走过的曲折道路哟，
又一一在我眼前展现！

见红柳就象见了她们的面，
见湖水就象见了她们流的汗；
我禁不住用柳枝作笔，把碧波当墨，
学着写下了这首“红柳赞”。

第一章 进山前夕

几缕金线似的阳光，
射进了赵峰办公室的小窗。
一声清脆的“报告”掀开了草帘，
走进来一个年轻的姑娘。

赵峰用亲切而喜悦的目光，
将年轻的姑娘上下打量——
她黝红的脸庞象两朵朝霞，
杏核眼里水波荡漾。

在带着补丁的旧军装上，
落着几颗沙粒，两片薄霜，
短辫梢上扎的红尼龙绳儿，
恰似两朵杜鹃花正在绽放。

蛾眉间两条细微的竖纹，
刻着她的坚毅和刚强，

修长、健美的身材呵！
仿佛一棵红桦茁壮成长。

她将黄布挎包放在桌上，
声音象银铃在屋中敲响：
“赵书记！我们又一次勘察了水源，
阴河截流的时间再不能延长。

“你想想：咱们开了千顷生荒，
不搞水，难道还能向天要粮？
不知辛股长受了谁的影响，
也说冬末不是施工的时光！

“华尔丹大叔带着我们勘测小组，
选择的兴利库址十分理想：
岩石、山环就是天然的大坝，
库区肚大口小，地形平坦宽广。

“截住阴河就有了丰富水量，
积水面积如同小湖泊一样，
库容可达八百万立方米呀，
真是大搞水利最好的地方！

“我们按照党委指示作了施工计划，
还详细地计算出了整个工程量；
汛期前打好隧道和清理库址，
错过枯水期，就会耽误一年的时光！”

赵峰脸上推出微笑：
“方形！我反复看了你写的报告，
在祁连山中搞阴河截流，
对于农业的发展，十分重要。”

“咱们的生产股长辛进同志，
进山找水，上午刚刚来到，
他都有些什么想法和打算，
现在还没有向场党委汇报……”

辛进突然把草帘一撩，
连炉中的火苗都吓了一跳！
他右手带进一股冷风，
左肘挟着漆黑的皮包。

赵峰紧握着冰冷的手：
“老辛呵！你来得正好，
你先和方形交换一下意见，

党委会晚上要听你们汇报。”

电话铃敲开嗓门玲玲急叫，
赵峰卷起了修渠的图表。
他要主持召开一个现场会，
健步跨上了新修的大道。

二

方形冲了一杯很醇的茯茶，
也冲开了辛进双眉拧结的疙瘩，
热情诚恳是通心的钥匙，
她坦率地打开了话匣：

“辛股长：你的经验比我丰富，
是党培养的农垦专家，
希望你以后多多帮助我，
共同把党交给的重担挑在肩膀。”

“只能说多嚼了几口塞外风沙，
还不能算是识途的老马！
在天山脚下抡了几年砍土曼，①

①砍土曼：维族一种生产工具，形似馒头。

调到河西来，还不是种庄稼？”

“你进山作了几次调查，
咱们的水利工程该怎样上马？
究竟它有什么具体问题，
请你谈谈初步计划。”

“方形！拔过的麦子留不下茬，
搞水的问题并不复杂，
我这回找到了三眼山泉，
咱们再掏一掏，流量会很大。

“朝霞大队的藏民就是依靠它，
人喝，马饮，还浇灌庄稼；
只要咱们修一条干渠和它接通，
农场眼下用水的问题就解决啦！”

方形脸上掠过一片惊讶，
仿佛不信这是辛进说的话：
“这会造成和牧民争水用呵，
辛股长！算盘可不能这样打！”

“唉，这叫高粱地里种芝麻，

你不要把这点小事任意夸大，
俗话说，鸭子浮水不沾泥，
——咱们是咱们，他还是他！”

“不！一棵树上不开两样花，
一条蔓上结不出两种瓜，
农垦战士和藏胞是连心肉，
咱们和藏民亲如一家！”

辛进烦躁地连连摆手，
他叹气也显得十分疲乏：
“如果不用朝霞大队的泉水，
谁又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方彤又添了几块山丹煤，
炉中哔哔剥剥迸发火花；
她取出阴河截流详图，
递给辛进，请他过目审查。

“曙光公社的华尔丹大叔，
带领我们作过反复勘察，
咱们只要搞好了阴河截流，
‘高峡平湖’就能翻浪浪花！”

“咳，雨中摸鱼，雾里看霞，
又是那个不切实际的计划！
听说阴河象挤不出奶的病牛，
谁能花得起治它的代价？！”

“眼见为真，耳听是假，
我确实看到它的流量很大，
你是听谁反映的情况？
为什么不亲自去作调查？”

“一个藏族牧马员，名叫牙扎，
人家和咱们亲如一家，
几年来他的实际行动，
使我产生了很好的看法！”

“对于牙扎该怎样评价，
谁都可以有自己的尺码！”
辛进又呷了一口浓茶：
“方形！我倒想说几句题外话——

“毛主席指示咱们屯垦戍边，
咱们谁没听他老人家的话？
可也有人吹来了一股冷风，

气得我浑身颤抖，心裂肺炸！

“咱们一年四季流血流汗，
换来的却是歧视和辱骂！
难道我的骨头比别人轻贱？！
难道我的人格比他们低下？！”

“想不通！想不通！想不通呵！
我的思想结成了难解的疙瘩！
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
咱们劳动不是为了找着挨骂……”

方形就象抡动大锤的铁工，
在‘铁砧’上砸出了语言的火花：
“苍蝇的嗡嗡声盖不住春雷，
豺狼决不会夸奖猎人的枪法！”

“党和毛主席要我们在边陲安家，
我们就用双手把戈壁荒滩开发，
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呵，
发动了咱们心中的马达！”

“我看山高自会有人引路。

水深自会有人稳操舵把，
两种方案都交场党委讨论，
请他们拿出可行的办法！”

三

党委会讨论罢阴河截流的决定，
湛蓝的夜空已缀满闪闪繁星，
赵峰带着难捺的激动，
按照分工，去发动群众。

两鬓染霜的党委书记，
久晒的脸庞宛若古铜，
两道浓眉如同六月的乌云，
目光象闪电又亮又明。

他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
恶霸地主折磨死了他揽长工的父亲，
他带着讨饭时被恶狗咬过的伤痕，
跑到延安，参加了革命。

他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长大，
党给了他一颗忠于人民的红心；

阶级斗争教会了他爱憎分明，
革命战争锻炼得他更加坚定！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他都光荣地立过战功；
转业后参加农垦生产，
他依然率领战士勇敢冲锋！

这时候他脸上刮起了和煦的春风，
心中的潮水起伏不平：
他回忆起在新疆石河子垦区，
敬爱的周总理接见时的幸福情景——

一九六五年夏天的一个早晨，
朝霞把万里蓝天染得彤红，
广播里突然传来一个特大喜讯，
塔里木河欢笑，天山群峰跳动：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呵，
对农垦儿女慈父般关心，
他为八亿人民日夜操劳呵，
今天不远万里，又来看望我们……”

“呵！我们天天盼望夜夜等，
我是醒着呐，还是在梦中？！”
当他看到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时，
才相信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仰望周总理和蔼可亲的笑容，
他紧张的情绪顿时消溶，
望着总理的炯炯目光，
他看到了智慧和谦逊的结晶，

看见总理那洁白的短袖衬衣——，
他象看到了巍峨的慕士塔格峰，
敬瞻他那宽阔的胸怀——，
他象看到了海洋的博大和深沉！

“总理呵！您为了祖国富强繁荣，
日理万机，忙碌不停；
但您谦虚地不让人们写一首颂歌，
可是敬仰您的诗篇永远刻在我们心中！

“您披肝沥血，鞠躬尽瘁呵，
建树的丰功高于珠穆朗玛峰，
您的英名飞越五洲四海，